

肯尼迪传

(美) 奈杰尔·汉密尔顿

伊伊伊出版社

第一章 波士顿发迹

波士顿发迹

波士顿创建于 1630 年，最初是英国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海岸的一块移民聚居地。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是美国一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波士顿市民从 1773 年波士顿茶叶党事件到 1776 年 7 月英军的被迫撤离，始终走在美国革命的最前列。从此，敌军再也没有踏进这个港口，它成了海军的摇篮。保存于此的在 1776 年对英海战中屡建奇功的木质战舰“老铁甲舰”，是海军最重要的精神象征，同时波士顿也是美国最初的 13 个联邦州之一——马萨诸塞州的首府。

不过到后来，随着美国 19 世纪的飞速发展，波士顿的显著地位日渐下降。在美国内战期间，关系其生死存亡的海上贸易陷于瘫痪。当时，铁路的兴建和重工业的发展使西部和南部以及交通发达的内陆城市，如匹兹堡、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等大受裨益，波士顿日渐衰落了。虽然从欧洲来的大量移民使波士顿的人口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是随着去美洲内陆开拓者的日益增多，波士顿最终落后了，昔日一度靠兴旺的波士顿港为生的码头搬运工和小商贩们，今日仅能勉强糊口。

波士顿港一半以上的移民是爱尔兰后裔，他们的父辈或祖

肯尼迪传

辈，都是 19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著名的土豆饥荒时逃难来到这里的。他们以群居、多愁善感和吃苦耐劳而著称，总的来说没有出过大企业家。因此，波士顿的财富多半是靠无形收入——早期殖民者及其后裔和商人所榨取的利润而聚集起来的，其中被称为波士顿上流的索顿斯托尔家族、洛威尔家族、卡伯特家族、亚当斯家族和其他家族投资所得的利润也包括在其中。这些名门望族、商业世家和纺织业家族的后裔居住在比肯希尔和巴克贝，曾经有过显赫一时的辉煌，他们中自独立以来至少出过三位总统。他们虔信宗教，具有办教育的激情，不仅创建了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和学院，而且还陆续在波士顿地区创办了近 20 所大学。

由于诸多的学院、大学、名门世家以及漂亮的住宅和大金融机构的装点，波士顿自然而然显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在查尔斯·布尔芬奇建筑高雅的古典风格中可见一斑。另外，绝大多数的爱尔兰移民的亲情，在波士顿民主党内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与当地民主党采取神秘的选举系统——以给市府效劳和恩惠换取选票的地方选区“老板”制——亦有很大关系。

1888 年，波士顿有史以来选出了第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市长。他在任期间，增设了许多新的职务，包括城市服务部门的管理人、邮递员、垃圾承包处理商和城市食品供应商等等。由于 19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天主教徒加强了对波士顿民主党机构的控制，凭着其数量优势，他们能够把市长职位一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达数十年之久。

正是这一政治机遇——爱尔兰移民争取地方自治而不懈拼搏的环境下，一位波士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深受感染，他就是

年轻的约翰·云菲茨杰拉德。

19世纪 90年代，菲茨杰拉德的父亲初来美国时身无分文。他从一个沿街叫卖的卑贱的小贩白手起家，逐渐发家致富，后来与一个爱尔兰血统的姑娘结了婚，并且与人合伙，在北区汉诺威大街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很不错。菲茨杰拉德夫妇生育能力很强，在婚后 10年中共生下了 10个孩子。杂货店在晚上兼做私人酒店，酒客们通宵达旦地闲聊，回忆绿宝石岛（爱尔兰的别称——译者注）和爱尔兰的小酒店，高唱催人泪下的民谣和起义歌曲，谈论一些热门政治话题，菲茨杰拉德家的孩子们就是在爱尔兰酒客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长大的。

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生于 1894年 10月 16日，在家中排行第四，后来成了家族的明星。他从埃利奥特文法学校毕业后，顺利就读于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在学校他不仅是“学校体育运动的骨干”，而且还是足球队队长，棒球队教练，并且兼任校刊《拉丁学校纪事》体育版的编辑。毕业时，他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数学、物理和历史等成绩全为优秀，后来他得以进入南区市立耶稣会波士顿学院深造。据当时的《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这位年轻人试图以最自由的方式接受教育，因为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以班级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后，菲茨杰拉德顺利进入哈佛医学院学习——这对一个从来就上不起学的爱尔兰移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件非常重大的事，然而他的医生梦还没做完就破灭了。

步入政坛

约翰·菲茨杰拉德的母亲在他 15 岁时便去世了。1895 年，离哈佛医学院第一年期末考试还有两周，厄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菲茨杰拉德后来回忆道，“入学才 9 个月，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托马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留下了几千元钱，可家中却有 9 个孤儿。显然，“不可能有足够的钱供我上学了。”

一位北区食品杂货商——北区选区老板、政治领导人，提出资助菲茨杰拉德念完医科专业，不过，当时菲茨杰拉德已无心学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叙述说，“我意识到支撑起家是我的责任。每天我要给弟弟妹妹们洗脸，甚至要给婴儿穿衣服。”年仅 18 岁的菲茨杰拉德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我认为，我的生活属于我的兄弟们，不上医学院可以干得更好。所以我决定放弃学业，到海关去参加考试，以便能找一份工作。我的考试成绩名列榜首，因而被分派当了一名办事员，干了三年多。”回到家里，“我还能做家务。我们没有姐妹，只得雇了个女管家。”

其实菲茨杰拉德对政治的喜欢胜过对医学的喜欢。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精力充沛，好活动，好交际。1895 岁时，他创建了帆船俱乐部——海神协会。遇到租借波士顿音乐厅兴办舞会经费不够的问题时，他竟“毫不担心”。《波士顿邮报》后来记载道：“他促使商人在他的节目单上做宣传，想方设法让政界人士买他的门票，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的措施：在举办舞会的那天晚上，在客人们都到了之后，他切断一切水源，迫使客人们不得不买汽水喝。所有这些对筹备俱乐部的经费起了很

大的作用。”

“最初，”《波士顿邮报》报道说，“菲茨杰拉德筹备天主教社交聚会，并在波士顿第一次开办阳光舞会。他是爱尔兰人社交圈里的佼佼者。男孩子向他请教衣着，女孩子向他询求社交礼仪。”

然而，在不知疲倦的社交者假面具背后的菲茨杰拉德，担任了北区选区老板马修·基尼的政治秘书。在基尼的私人办公室里，这位年轻的海关办事员学会了波士顿爱尔兰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和论调。那是在书上无法得到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更改的。一幕政治丑剧往往就在葬礼前的守灵夜悄然上演。少数人操纵公职人员的提名，用不正当手段选举作弊——利用“重复投票者”多次投票，利用投机家增加投票，甚至买下人来顶替已死选民去投票。如果一个民主党人在本党地方选举中，把票投给了“不恰当的”候选人，他就会丧失在选区老板那里的一切优待，法庭代理、困难时的家庭福利救济、结婚帮助，甚至连洗礼、丧葬安排以及在市府的临时工作或固定工作都会泡汤。因而，几乎没有一个移民敢冒此风险。

另一家报纸在报道中称约翰·云菲茨杰拉德是一位“集胆识、活力、才能和毅力于一身的人”。他经营着一支打遍美国无敌手的马球队，他博览群书，活动广泛，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在 1902 年 12 月，他终于与从小青梅竹马的乔西·汉农结婚，婚后仍继续抚养留在家里的 7 个兄弟。由于各种额外的收入和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的得利，他的手头十分宽裕。在 1905 年，也就是他 25 岁那年，“我终于进驻了火灾和人寿保险业。”他回忆说，这使他登上了政治选举的最低阶梯——波士顿市会议员的宝座。

肯尼迪传

成为了年薪 1 万美元的波士顿市会议员，反而大大激发了菲茨杰拉德的政治野心。1954 年，他打算竞选州参议员。他的选区老板对他并没有把握。菲茨杰拉德后来评价说，“基尼属保守派，非常守旧。”因为在基尼看来，只要党的干部会议被其他两个地方选区老板所操纵，菲茨杰拉德就不可能获得民主党的提名。

1954 年 10 月，马修·基尼突然去世，菲茨杰拉德继任选区老板。“由于第七和第八选区联手，第六选区被挤掉了”，他后来回忆自己初次成为选区老板时说，“第六选区被排斥在民主党选举外长达 15 年之久，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州参议院或州众议院议员。据我所知，北区的民众非常激愤，他们希望有人出来奋战一场为选民们讨回公道，于是我便迎刃而上，迎接了战斗。”

人们都以为他输定了，但是在最后一刻小菲齐得知，由于另两个选区老板之间的内讧，“我将会获得提名”。在这个爱尔兰裔民主党把持的地区，党的提名就意味着当选。果然，在 1954 年 11 月 10 日，这个波士顿北区的“神童”——28 岁的菲茨杰拉德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

次年 11 月 10 日，他在比肯希尔的布尔芬奇州议会大厦宣布就职。在那里，他首次会见了他的民主党同僚——东波士顿州的参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

国会议员菲茨杰拉德的经历

帕特·肯尼迪出生于 1926 年，是第二选区的选区老板。他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留着一对浓密的八字胡，但是缺乏演说

肯尼迪传

才能或者说缺乏教育。帕特·肯尼迪的父亲也是一个一贫如洗的逃难者，他在帕特出生不久后在波士顿死于霍乱。帕特没有兄弟，只有姐妹，他们都在东波士顿——当时被称为诺德尔岛——帮母亲打点小杂货店。

帕特 15 岁时辍学当了一名码头装卸工，后来又在几家小酒店里打过杂，在 18 岁时，他决定开办一家自己的酒店。19 岁时他已经拥有两家酒店，无形中被卷入波士顿爱尔兰人政治角斗场，缘次当选马萨诸塞州众议员。1937 年，他与富有的老处女玛丽·希基结婚，次年生下了儿子约瑟夫，1938 年 12 月，出生仅三个月的次子弗朗西斯不幸夭折，同年 10 月他成功地当选为州参议员，但是只与 允菲茨杰拉德共事了一届。1940 年底，帕特以要集中精力经营他的酒店为由退出了州参议会。

事实上，1940 年夏天帕特·肯尼迪被提名为波士顿的民主党代表，前往芝加哥参加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大会，他非常喜欢幕后操纵波士顿的民主党。作为党的所谓的策略委员会的成员，他负责为民主党争取利益。该委员会在南波士顿昆西饭店每周开一次会。1940 年的一次秘密会议差点毁了 允菲茨杰拉德的政前途，那年秋天菲茨杰拉德刚刚获得州参议员继任选举的胜利，就宣布自己希望成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并直接向策略委员会的提名人，当时的国会议员约瑟夫·奥尼尔下了挑战书。

对帕特·肯尼迪来说，这无疑是宣战。他于是下指示：凡是在 12 月党的干部会议上给菲茨杰拉德投的票一律作废，即全部作废。据菲茨杰拉德后来回忆：“我在南区没有获胜的希望，因为在那里党的组织与奥尼尔关系密切。我坦率地对他们说：“‘我在第七选区还有什么机会？我能得到投给我的选票？’他

肯尼迪传

们也清楚地告诉我，他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南区投奥尼尔的票。”

关键在于不择手段。“这是该选区过去政治活动的真实写照，”菲茨杰拉德解释说，“意识到我的努力将会浪费在南区后，我便毅然带着我的追随者去了东波士顿和查尔斯敦等地……我在本市各地到处都有大批与我关系不错的年轻伙伴。当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是北区海神协会的会长，与社会组织关系十分密切，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当时，我的体育才能使我能结识到全市的年轻人。我进入市议会一年后就赢得了州参议员竞选的胜利，这一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1959年整个夏季，小菲齐组织了众多的集会游说和群众大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公众演说，这些不仅吸引了大批听众，而且通过有预谋地向公众提出有关竞选运动的问题，抓住了竞选的主动权。奥尼尔从华盛顿返回来准备应对菲茨杰拉德日见势强的挑战时，他已被迫处于守势。令策略委员会惊愕的是，菲茨杰拉德竟向奥尼尔议员发出了与他进行公开辩论的挑战，并且租下了许多可能辩论要用到的礼堂，还在波士顿各报上公开发表了邀请奥尼尔出席辩论的信。

奥尼尔不但拒绝了他的邀请，而且在“本选区知名早已对菲茨杰拉德意志坚定的绅士”面前为自己的政绩竭力辩护，大势公开国会议员同僚发来的称赞电报。他甚至打出美国总统的招牌，宣称自己与现任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关系如何如何密切。对于别人指责他未能使查尔斯敦海军造船厂在停办了10年后重新开工一事，他十分坦然地说：“他们说我没能使海军造船厂重新开工。是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尝试了10年，不也是一事无成吗？如果说我不能把海军造船厂

肯尼迪传

重新办起来，那么换了别人肯定也办不到。”

会议主席说：“他们都确信，人们将会发现在党的干部会计票时，该区居民是站在奥尼尔先生这样一位可敬可信的政府人士一边的。”但是，据《波士顿环球报》后来评论：“公众普遍认为，这位国会议员太卖弄他的荣誉了。”相反，竞选似乎恰恰激发了菲茨杰拉德让人意想不到的战斗精神和雄辩力。尽管他在南波士顿的得票将不得不全部作废，因为这些选票根本就不会被计算在内，但菲茨杰拉德巧妙地把战斗扩展到他对手的其他势力范围，如帕特里克·肯尼迪的东波士顿第二选区。那里，兰心大厅 四百名听众等待听他演讲。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一开始就指责奥尼尔无故缺席，不敢在选民面前公开辩论，然后向听众控诉他任国会议员期间无所作为，最后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在市议会和州参议会中我的政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俱在，你们尽可以去查阅有关的记录。我始终为民主而奋斗，一贯忠于党，这一点我远比他强。

不要为任何无关大体的问题所蒙蔽！战斗只是奥尼尔先生和我之间的事。如果你们认为奥尼尔先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那就投奥尼尔先生一票吧，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给党内的年轻人一次机会的话，那就请支持我吧！

第二天晚上，菲茨杰拉德在一支由“举着旗帜打着鼓的、大约 缘名坚定支持者组成的火炬队伍的簇拥下”，在全波士顿马不停蹄地进行巡回演说。无论他在哪里演说，“听众中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的人数颇多，这一点深受关注”。报纸报道说，

肯尼迪传

“在第十二选区，大厅挤满了人，许多妇女不得不站在走廊里听”，大家“非常热情”，因为在前一天晚上奥尼尔刚“坚定地”向民主党市民发表过演说的查尔斯敦，人们情绪激昂。“军械库大厅附近的列克星敦大街被围得水泄不通。烟火和红光照亮了街道的每个角落。当菲茨杰拉德的车子在门口停下时，这位州参议员几乎是被听众用手托着上讲台的。”

在波士顿国会议员初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始料不及的情况，而且这是首次采用“澳大利亚式的”秘密投票方式，使用统一的选票。肯尼迪所在的第二选区进行的选举投票“可谓盛况空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与以往相比，投票的人最多，人们的情绪近乎狂热……源点钟军械库的大门全部打开，接着大批群众朝着围栏涌去，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房间里便挤满了群众……人群那么拥挤，骚动那么严重，投票已经无法按程序进行下去，于是投票监督人鲁滨逊先生命令警察清理现场。”

帕特·肯尼迪原打算像前几次那样，在选票上做手脚，不幸的是这回未能得逞。当人们发现没有人为菲茨杰拉德监督投票而仅有孕允肯尼迪的亲信在场时，“有人立即给城里打了电话”，于是城里用马车送去一个菲茨杰拉德的人。“他刚进入马弗里克广场，就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他立即前往选区办公室，与参议员孕允肯尼迪交涉。”经过争论，肯尼迪勉强答应让猿个菲茨杰拉德的人监票。《波士顿环球报》报道：

整个晚上都非常拥挤。很多人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才等到投票，两个候选人的许多亲信在现场强拉选民投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候选人的票。

肯尼迪传

参议员 孕允肯尼迪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他的候选人奥尼尔拉选票。他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他所能依靠的力量，实际上，他早已被他一直所依靠的人抛弃，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如此，他还是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到凌晨远点钟，马弗里克街被围得水泄不通，几乎不可能接近选区办公室，幸亏有了一中队警察的力量，街道才恢复了畅通。似乎第六选区的选民都来到了这里为菲茨杰拉德呐喊助威，并且非常卖力。他们在选区办公室 周围码周围的灯下举行临时选民集会，刚过 愿点钟，当参议员菲茨杰拉德第二次在选民面前露面时，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在投票站里，监督人都宣布说这是“历年来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投票”。然而，要确保在随后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候选人只有赢得 150 名代表中的 100 名的支持才能成功。午夜渐至，气氛更加紧张，就连“以往从不参加党的干部会议的人”都出来投下难能可贵的一票，双方票数相差无几。

支持奥尼尔的代表在 15 个选区中有 10 个选区获胜，菲茨杰拉德的人在剩下的 10 个选区中没有一个获选。不过，在剩下的 10 个选区，即市内的主要选区，情形则恰恰相反。使帕特·肯尼迪失望的是，在他管辖的东波士顿选区，只有他自己被选为支持奥尼尔的代表，其余的 15 名全都支持菲茨杰拉德。《波士顿环球报》编辑室成了新闻聚集中心。报社大楼外面，一大清早，双方的支持者就聚集起来看选举结果。这些结果从选区办公室被拿出来后，就被钉在布告牌上。“人们欢呼，抽烟，高谈阔论，说到口干舌燥时，就去斯库尔街、华盛顿街或附近

肯尼迪传

马路的酒吧去润一下干渴的舌头。”当肯尼迪的东波士顿选区的选举结果公布出来时，奥尼尔的支持者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天《波士顿环球报》的大标题是《面对菲茨杰拉德的大铲斗，老党员一筹莫展》，文章评论说：

他们宠信的人的失败对于东波士顿的老党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那些多年来操纵政坛的人来说。

他们简直是莫名奇妙。当宣布除参议员 孕允肯尼迪之外，所有的代表都支持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已经赢得了该岛的选举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这是一个彻底的惨重的失败……他们对选举结果百般挑剔，但是仍无法掩饰失望的情绪。这是一个完全出乎预料的结果……他们料想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是他们对党的这位年轻人发起的进攻毫无准备，等到他们觉察出对方策略之精、攻击力之强时，大势已去矣。

凌晨时，菲茨杰拉德的得票总数已接近关键的 愿票，当波士顿民主党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多诺万同帕特·肯尼迪——“奥尼尔两名最得力的助手”——亲自去《波士顿环球报》看布告牌时，他们遭到了人们的嘲笑。到上午 远点，明显的是菲茨杰拉德已经获胜——最终结果是 愿名代表支持菲茨杰拉德，剩下的 苑名支持奥尼尔。

“昨天，政客之间谈论的话题不外乎是奥尼尔争取获得重新提名的失败。”《波士顿环球报》后来评论道，“这不仅为民主党人，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猜测的题材。像奥尼尔先生这样

的人，竟然败在参议员菲茨杰拉德这样年轻的政治家手上，这在一周前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民主党的领导们，至今还没有从星期五晚上的惊骇中清醒过来。”

当时，本市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菲茨杰拉德居住的北方广场附近一条不出名的小街，围着这位年轻参议员的住所，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用菲茨杰拉德的话说：

房子不够大，无法容纳我的朋友们。我的邻居们结伴而来向我表示祝贺。北区的人更是欣喜若狂，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深深地爱着那里，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它相比。那些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并看着我长大的人，觉得我应该获此荣耀。

无疑，菲茨杰拉德竞选的成败给波士顿政界开创了一种年轻、热情、态度鲜明、以民众参与为宗旨的竞选风格。“一大批青年人都站在我这边，”初选结果出来后他慷慨激昂地说，“当我宣布我要竞选时，他们都来支持我，我的竞选胜利应当归功于他们……全选区的人民都支持我，我期盼着胜利当选。在国会里，我将努力成为奥尼尔先生的一位优秀继任者。”

1962年11月20日，约翰·菲茨杰拉德以 100% 选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共和党的竞争对手，获选美国众议院议员，第二年，他按惯例到华盛顿就职，成为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惊世之举

有关菲茨杰拉德如何做国会议员，后来又如何当上了波士顿市长之事，无需在此赘言。值得一提的是小菲齐惊人的精力和别具一格的竞选风格，因为那是多年后他的外孙将会继承的。不过，他与帕特里克·允肯尼迪之间的斗争也因此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肯尼迪对菲茨杰拉德打败奥尼尔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虽然菲茨杰拉德在 1939 年、1941 年和 1943 年，连续三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但肯尼迪终于在 1946 年击垮了他。“当我父亲在国会第三届任期结束，期待再次得到提名和当选时，”菲茨杰拉德的大女儿罗丝许多年后回忆说，“党内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暗中鼓吹重新结盟。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孕允肯尼迪和其他委员会的成员，联手阻止选民对我父亲的再次提名。”

事实上，1946 年 4 月中旬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引发了一场长达 5 天的激烈战斗，最后结果是肯尼迪获胜。菲茨杰拉德在野长达 5 年。1949 年他东山再起，再次向策略委员会发起挑战，这次是竞选波士顿市长一职，“让波士顿变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成了他的口号。在这场激烈的竞选之战中，他的惊世之举是他只身对抗选区老板制。5 月 1 日，《波士顿环球报》在《直接呼吁人民》的文章里，记载了菲茨杰拉德如下一段富有战斗性的言词：

这场战斗要彻底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意于在

肯尼迪传

波士顿谋取公职的人，是否都必须得到选区老板的支持？我一宣布参选，就有各方好心的人士来劝我，说我不会成功，因为选区各组织的主席以及选区的代表和市委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一致反对我……我相信，波士顿人民多数是诚实正义的。我相信，他们不需要没有自我的公职人员。我已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我现在斗胆越过老板的视线向波士顿人民呼吁，我知道，你们将证明只有我是可以信赖的。

菲茨杰拉德的助手们给“到会的每一个人发了一面小国旗”。随着他演说情绪的逐渐激昂，发国旗的目的也逐渐清晰起来。他说：

如果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那么普选权还有什么用？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除了老板给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几乎没有其它任何权利。

如果我们允许老板随心所欲，那么我们就是放弃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权利。

朋友们，我们面临的问题源于波士顿政府，我坚信，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感到骄傲，它是人为的事业。我为自己身为人民的朋友感到自豪；我为反对我们的敌人感到自豪。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们套用林肯的话说：让我们相信，权利就是力量，本着这种信念，让我们最终敢于按我们的权利尽我们的职责。

菲茨杰拉德在一片欢呼声和“打倒独裁者”的歌声中结束

肯尼迪传

了讲话。他扭转了不利局面，使策略委员会转胜为败。这次他再度采用 1929 年的竞选战术，以哀兵姿态主动出击，取得市民的信任与拥戴。他不光是嘴说，他的理论是：民主社会里的政治选举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进行选举说明民主在起作用，被选举人的命运应由民众决定。因此举行火炬游行、创建行军乐队、在街上挂旗以及其他方法，都可用来唤起公众的觉悟。“在波士顿，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热闹的竞选场面！”他的传记作家 允刁卡特勒记述道：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呼呼拉拉快速行驶的汽车队伍——在波士顿历史上，动用一支不用马拉的车队来为市长竞选助威，这还是第一次。约翰·菲茨杰拉德和他的远个支持者坐着一辆大红车，在队伍的前头行进，后面跟着两辆速记员和记者坐的车。几个由“迪尔罗丝”和杰斐逊俱乐部成员组成的队伍，乘电车从一个选区跟随到另一个选区，只为向这位“小将军”致意，他们狂热地欢呼着，要用肩膀把他抬进举行集会的礼堂。他们被记者们称之为小拿破仑的“轻骑兵”，他们总是等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扮演着合唱队的角色。“轻骑兵”们熟悉进场和退场的路线，并且都被训练得能对信号做出迅速反应……引人注目的是，菲茨杰拉德俨然像个棒球联合总会会长，亮出许多“招牌”：他在全城张贴标语，标语印着他的肖像，周围是一些醒目的口号“只有人民，而不是党魁能做出裁决”。“让波士顿变得更大、更好、更繁华。”菲茨杰拉德甚至把原本是玩笑性的绰号“拿破仑”拿来为己所用，还特地把它贴在小徽章和标语上。当地雪茄烟制造商制造出“拿破